

中国世界遗产推介丛书

本册主编：王松林



远去的文明

中国萨满文化艺术

名誉主编：冯骥才 主 编：白庚胜 向云驹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世界遗产推介丛书



远去的文明

——中国萨满文化艺术

■本册主编:王松林

■名誉主编:冯骥才
■主编:白庚胜

■副主编:李文方
李亚沙

向云驹
周燕屏
李春兰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文明——中国萨满文化艺术/王松林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8
ISBN 7-207-06316-4

I.中... II.王... III.①满族-民族文化-中国
②满族-艺术-中国 IV.K2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81594号

责任编辑:朱佳新 李春兰

远去的文明——中国萨满文化艺术

YUAN QU DE WEN MING—ZHONG GUO SA MAN WEN HUA YI SHU

名誉主编:冯骥才

主 编:白庚胜 向云驹

本册主编:王松林

出版发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http://www.cnbookcity.net>

地 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哈尔滨市工大节能印刷厂

开本:787mm×1092mm 1/16

版次:2004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4年10月第1次印刷

字数:100千字

印张:10.5

书号:ISBN7-207-06316-4/G·1475

定价:80.00元



远去的文明

——中国萨满文化艺术

编委会

主 编：王松林

副主编：田佳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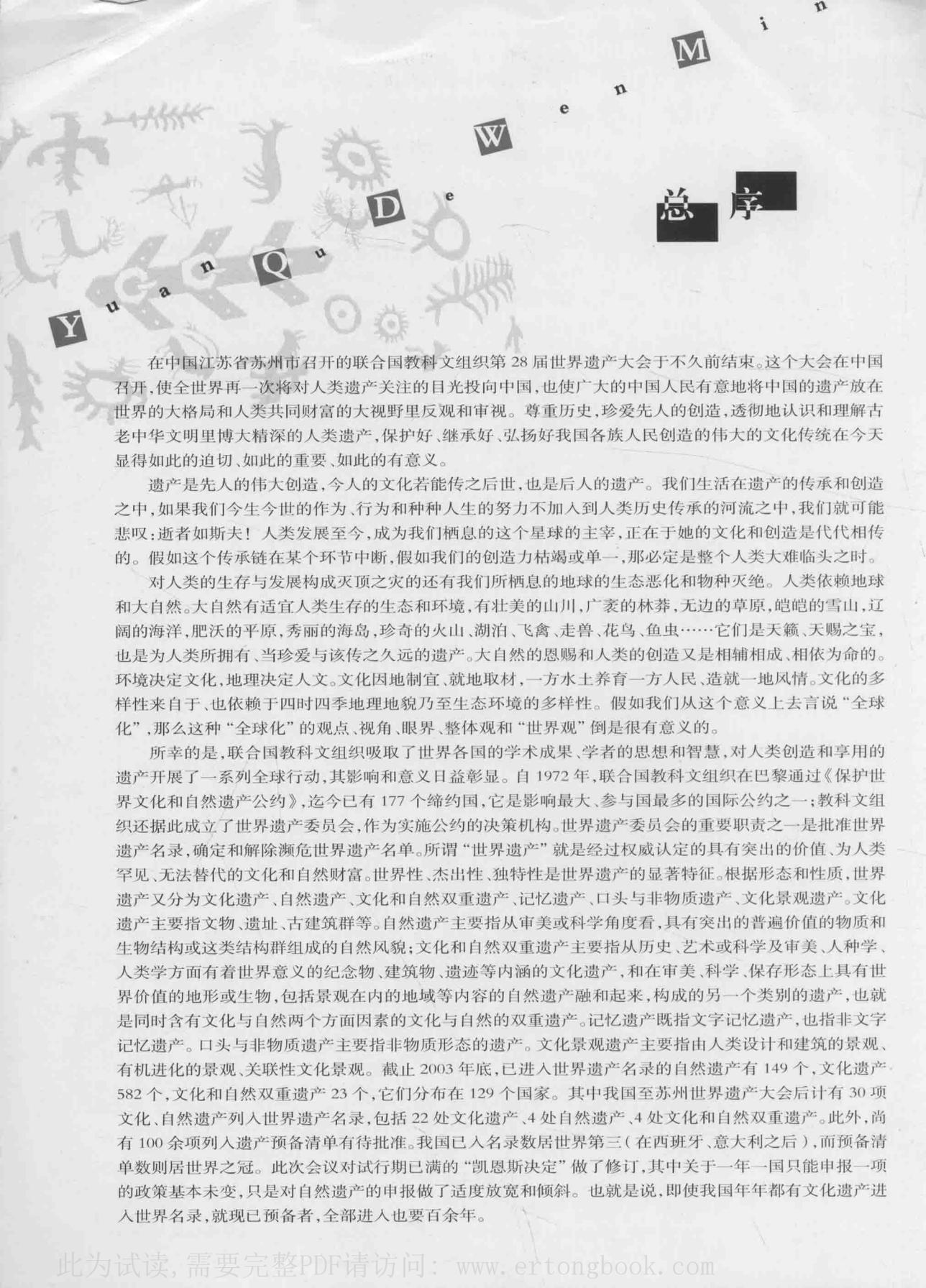
编 委：波·少布 刘厚生 张璇如

丛 文 王纯信 王晓坤

金中浩 程妮娜 孙树发

郭 义 王安全

编
委

The background of the page is a light-colored, textured surface. It features several large, stylized letters and symbols scattered across it. At the top right, there are letters 'M', 'i', and 'n'. Below them, 'e' and 'n' are visible. In the center, there are 'W', 'D', and 'e'. At the bottom left, there are 'Y', 'u', 'a', 'n', 'Q', and 'u'. The letters are in various colors and orientations, some appearing to be part of a larger, faint graphic or text. The overall aesthetic is modern and artistic.

总序

在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不久前结束。这个大会在中国召开,使全世界再一次将对人类遗产关注的目光投向中国,也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有意地将中国的遗产放在世界的大格局和人类共同财富的大视野里反观和审视。尊重历史,珍爱先人的创造,透彻地认识和理解古老中华文明里博大精深的人类遗产,保护好、继承好、弘扬好我国各族人民创造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在今天显得如此的迫切、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有意义。

遗产是先人的伟大创造,今人的文化若能传之后世,也是后人的遗产。我们生活在遗产的传承和创造之中,如果我们今生今世的作为、行为和种种人生的努力不加入到人类历史传承的河流之中,我们就可能悲叹:逝者如斯夫!人类发展至今,成为我们栖息的这个星球的主宰,正在于她的文化和创造是代代相传的。假如这个传承链在某个环节中断,假如我们的创造力枯竭或单一,那必定是整个人类大难临头之时。

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灭顶之灾的还有我们所栖息的地球的生态恶化和物种灭绝。人类依赖地球和大自然。大自然有适宜人类生存的生态和环境,有壮美的山川,广袤的林莽,无边的草原,皑皑的雪山,辽阔的海洋,肥沃的平原,秀丽的海岛,珍奇的火山、湖泊、飞禽、走兽、花鸟、鱼虫……它们是天籁、天赐之宝,也是为人类所拥有、当珍爱与该传之久远的遗产。大自然的恩赐和人类的创造又是相辅相成、相依为命的。环境决定文化,地理决定人文。文化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造就一地风情。文化的多样性来自于、也依赖于四时四季地理地貌乃至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假如我们从这个意义上去看“全球化”,那么这种“全球化”的观点、视角、眼界、整体观和“世界观”倒是很有意义的。

所幸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吸取了世界各国的学术成果、学者的思想和智慧,对人类创造和享用的遗产开展了一系列全球行动,其影响和意义日益彰显。自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迄今已有177个缔约国,它是影响最大、参与国最多的国际公约之一;教科文组织还据此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作为实施公约的决策机构。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是批准世界遗产名录,确定和解除濒危世界遗产名单。所谓“世界遗产”就是经过权威认定的具有突出的价值、为人类罕见、无法替代的文化和自然财富。世界性、杰出性、独特性是世界遗产的显著特征。根据形态和性质,世界遗产又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记忆遗产、口头与非物质遗产、文化景观遗产。文化遗产主要指文物、遗址、古建筑群等。自然遗产主要指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风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主要指从历史、艺术或科学及审美、人种学、人类学方面有着世界意义的纪念物、建筑物、遗迹等内涵的文化遗产,和在审美、科学、保存形态上具有世界价值的地形或生物,包括景观在内的地域等内容的自然遗产融和起来,构成的另一个类别的遗产,也就是同时含有文化与自然两个方面因素的文化与自然的双重遗产。记忆遗产既指文字记忆遗产,也指非文字记忆遗产。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主要指非物质形态的遗产。文化景观遗产主要指由人类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关联性文化景观。截止2003年底,已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遗产有149个,文化遗产582个,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23个,它们分布在129个国家。其中我国至苏州世界遗产大会后计有30项文化、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22处文化遗产、4处自然遗产、4处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此外,尚有100余项列入遗产预备清单有待批准。我国已入名录数居世界第三(在西班牙、意大利之后),而预备清单数则居世界之冠。此次会议对试行期已满的“凯恩斯决定”做了修订,其中关于一年一国只能申报一项的政策基本未变,只是对自然遗产的申报做了适度放宽和倾斜。也就是说,即使我国年年都有文化遗产进入世界名录,就现已预备者,全部进入也要百余年。



这里,将重点谈一谈世界遗产中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1973年,玻利维亚政府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出要求,希望教科文组织关注与研究民间文学的状况,建议考虑对其予以保护。1989年10月17日至11月16日,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第二十五届大会,于11月15日通过了《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其出发点是基于:1、传统的民间文化是人类共同遗产;2、传统的民间文化是促使各国人民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以及确认其文化特性的强有力手段;3、传统的民间文化在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4、传统的民间文化在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代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其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之组成;5、传统的民间文化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特别是面临着有可能消失的危险;6、各国政府应在保护传统的民间文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尽快采取相关措施。《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对民间创作的界定是:“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此后,教科文组织用“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或“无形文化遗产”的概念来表述“民间创作”。作为“物质遗产”的延伸、补充、丰富和完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提出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公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2001年,经过申报和评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了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个项目,其中有中国的昆曲。2003年又公布了第二批代表作28个项目,中国的古琴列入其中。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公布是两年一次,每次每个国家只能有一个项目入选(两国或多国共有、支持申报的例外)。自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世界遗产以后,鉴于物质遗产申报世界名录产生的巨大效益和带来的世界影响,国人理所当然的认为,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能产生同样的效果。所以,一时间,申报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刮起一场大旋风,至有无数项目纷至沓来,要求申报,使有关部门应接不暇。而在实际上,我国不仅是遗址、遗迹、古代建筑、文物等物质遗产的大国,也是一个民间文化遗产或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国。我国的文明、文化、历史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从未间断的国家,这使中国文化的任何一种类别都极有特色、极具价值。

我们拥有的世界级的遗产是如此之多,而世界遗产的申报排队之路又是如此漫长。难道所有的遗产都只能在“申遗”成功后才能达到宣传、珍惜、保护的目?难道“申遗”是这些遗产的唯一目的?回答是否定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有“申遗”之前,虽然中国的学者和学界对各种遗产都在不遗余力研究、抢救和保护,但是学界以外并未成为热点。比如,对民间文化或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抢救、研究、保护,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主导下就成立了以郭沫若为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开展了大规模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迄今为止,人们对民间文学、民间艺术、民间文化是否也有如此重要的世界级的意义和文化地位依然知之甚少,以至于民居被弃如弊屣,民俗被视为落后,民艺被看作雕虫小技,民间祭祀被打入冷宫。总之,民间文化面临着更多的濒危的危险和威胁。

在未成为或进入“世界遗产”之前借助“世界遗产”的影响、理念、认知把我们的文化精华宣传开去、研究进去、推而广之、爱护有加,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这套“中国世界遗产推介丛书”的初衷和本意。鉴于历史界、文物界对物质遗产推广、研究、保护的业绩有目共睹,我国还有《文物法》对此一遗产专门保护,现今已列入国家一级文物的文化景观性单位的就有1000多处,而人们对我国的传统民间文化或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分类、形态、价值、意义却知之甚少,所以,本丛书推介的对象主要是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兼顾其他遗产,总其类为“世界遗产”。所被推介的,一方面是被专家们认为有望进入“世界遗产”者,以为其造些声势;另一方面是不管今后是否“申遗”或“申遗”成功,它们也是具有“世界意义”、值得珍惜和爱护者。所以,这套丛书也可以看作是民间文化界呼吁社会关注、爱护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一个行动。2003年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启动相关法律程序,力争在今年内加入此一公约。可以预计,在“代表作”和“国际公约”的双重作用下,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的力度将大大加强。在这样的文化机遇到来之时,作为长期从事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的专家性组织,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合作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应该是不无意义的。

是为序。

前言 Preface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首次对“文化”一词的涵义作了系统阐述,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宗教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宗教文化又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既有原始宗教文化和现代宗教文化之别;又有宗教哲学、宗教仪式、宗教艺术、宗教道德等之分。

萨满教文化属于原始宗教文化范畴,同时也是一种世界性的宗教文化。萨满教流布地域广阔,曾为东北亚、北美、北欧等地区众多民族世代信仰。中国地处萨满文化流布的核心区域,被誉为“活化石之国”。萨满文化这一区域的各民族的社会历史、文化风俗、心理素质等各方面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

马克思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以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的形式上加以考察。”我们研究萨满文化现象,首先要弄清萨满文化本身真实的历史过程。

萨满教因“萨满”而得名。“萨满”二字,为古通古斯语“Saman”译音,已成为国际萨满学界的学术用语。对“萨满”的涵义,以往学术界多解释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是神灵的使者,人神的中介。近年来,我国学者研究认为,“Saman”源自“Sambi”,其意为“知晓”、“晓彻”,即是最能通达、晓彻神意的人。笔者认为萨满的真正涵义应包括两点:即外在的“神舞”和内在的“通灵”。“神舞”是萨满借助原始舞蹈的形式,虚拟成各种神灵以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通灵”是萨满借助昏迷术、梦幻等手段,以达到潜意识状态与神灵沟通——这也是萨满激发创造力和想像力一种世代传袭的古老方式。萨满地位崇高,被誉为宇宙的骄子,天穹的裔种,通过击鼓甩铃,焚香祈祷,吟唱神歌,激跃跳神,包括施展各种神技,和诸多的神灵交往,转达人的愿望,传达神的意旨。萨满不但在祭祀中扮演主角,凡是氏族生产生活中的大事,如出征、打围、婚嫁、育子、送葬、收魂,都要请萨满祭祀或举行一定仪式来求得神灵的庇佑。平时,萨满是氏族中的普通一员,不享受任何特殊待遇,然而氏族或其成员罹难时,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化导者,同时也是本氏族药师和女人育婴的保姆。由于萨满都是各氏族的智者,渊博多能的文化传承人,特别是在神权时代有着特殊地位,而萨满神喻规范着先民的道德和行为,实际上是原始时期的氏族宪章,所以,氏族领袖、部落酋长往往兼任萨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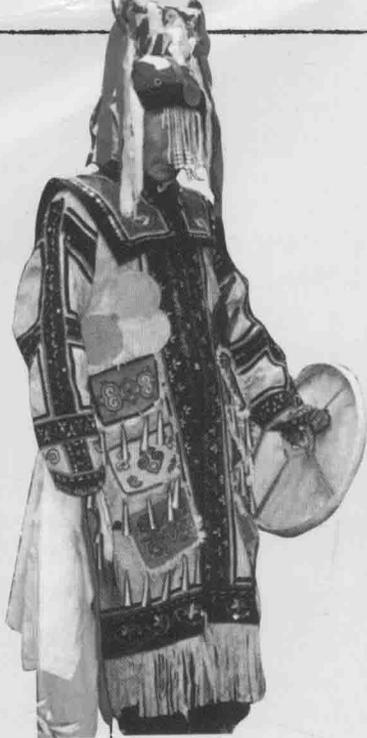
在我国古籍中,最早出现“萨满”一词见于记载女真人的“跚蛮”(即萨满的异译)。宋代《三朝北盟会编》载:“兀室(即完颜希尹)奸猾而有才……国人号为跚蛮。跚蛮者,女真语巫巫也,以其通变如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满一通古斯语族各民族主要活动在萨满文化圈的核心区域。像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北被称作“北山野人”的“乘鹿出入”森林的鄂伦春、鄂温克人,嫩江流域及大兴安岭中麓的“打牲部落”锡伯,黑龙江流域直至库页岛称为“林中”的众“窝集部”等。汉唐以来,散处在黑龙江、松花江和牡丹江流域的肃慎族裔,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私有财产的发展,氏族之间常发生掠夺性的战争,并开始兼并融合为部落联盟。原始交换的需求和掠夺欲望,促使各部落群纷纷向南迁徙,从而使“通古斯人”的分布出现新的格局。明代末年,居住在松花江和黑龙江中下游“大荒”之域的“野人女真”还保持着原来的俗貌,“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而由牡丹江流域向南迁徙,以现辽宁新宾为中心,东达长白山麓,南抵鸭绿江的“建州女真”,以辉发河流域至松花江中游为居住地,“海西女真”,则“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从渔猎为生到“俗重耕稼”,显然这部分女真人

的经济生活和文化发生了重大转型。然而,就其萨满文化生活底蕴来看,仍含有浓重的“通古斯”特色。冰雪覆盖的贝加尔山脉,森林蔽日的大兴安岭,土地极寒的黑龙江流域,水草如珍的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窝集部”出入的滨海山林,经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证明,这一地区的文化有着深远的区域渊源。数千年来,这种原始文化经历了自身的进化途径和发展阶段。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的土著部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传统上的发展相对缓慢,但它们同周边民族的文化世界并非完全隔绝。从考古中发现的已具历史序列的通古斯人的文化遗存上看,萨满教源远流长且形态稳定。从新石器时代滨海地区的萨卡奇—阿梁岩画,哈林谷、新开流遗址的熊、虎陶像,鹰、鱼骨雕,到铁器时代的二次葬式及各种陪葬品上的动物图案,还有后来的萨满墓葬和史料上的萨满活动记载,都充分显示了萨满教有关灵魂栖处、神灵种类,乃至它们与人类的、沟通方式等原始宗教信仰。萨满教的多层宇宙模式及萨满的各种行为方式、宗教作用等,在这些资料中也有展现。它们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民族考察大多相似。萨满教基本上保持了古通古斯人传统的信仰内容和祭祀活动;当然,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也有所改变。同其他满—通古斯语族的民族相比,满族、蒙古族萨满教都有着独特的发展面貌和发展轨迹。

目前,国外不少人文学者都非常注意观察和研究中国萨满文化艺术遗存。许多国家陈列馆中都有令人钦敬的实物珍藏。

人们这种追求是很正常、很自然的。北亚、东北亚萨满教的真正文化积淀和思维结晶,以及由这些文化积淀和思维结晶所构成的物质形态,都荟萃在萨满全部实物文化之中。其数千年来所特有的造型艺术,后世为之惊叹和迷醉。特别是萨满历代的服饰与用品、法具,千奇百怪,至今有许多形状、纹饰和拼磨物品,不知其原始动机和心理意念。我们不认为原始古人是野蛮人。他们比我们文明时代人还富有深沉的感情。我们常常随意杀吃小动物或踩死青蛙、蚯蚓、蝴蝶、小蜂、捕捉刺猬、蜥蜴、雀类。在萨满们的心目中,这些小生命是弱者,又是他们形影不离的帮手。在萨满的衣帽、神鼓、神器上,处处都有它的栖身之地。而且很多神器(如满族古祭时所用的蛙灯)的雕饰造型不亚于一件工艺品。满族等民族祭坛上,常陈有各种动物造型的石、木、草、骨艺术品,形态动人,使人油然而生崇拜之情。我们只有通过对萨满创造的遗留物的精心分析,才可以或可能找到原始思维的奥秘与规律。西方一些学者很早就注意从萨满文物形态中解释萨满教,这确是一条很重要的途径。安德烈斯·洛梅尔1967年在多伦多出版的《萨满教——艺术的开端》中,明确提出“萨满教首先是所有艺术的中心”,“艺术家的最早类型是萨满”。萨满是原始艺术构思和筑造的巨匠,有非凡的艺术想像和创造能力。

我们研究萨满,高度重视他们为世界文化所创造的辉煌艺术。这是上古先民开启知识的各种摸索和尝试,尽管幼稚、粗糙、拙笨,充满幻想和稚气,但这正是人类祖先在历史与文明局限下的创造,蕴涵着富有时代意义的人文价值。萨满文化艺术是相当广泛丰富的。出于历史文化的研究需求,我们将萨满全部艺术内涵分为无声与有声两大范畴。在原始时代,无声艺术如刻画图画符号与反映各种观念意识的静体造型,是原始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与思维观念的抒发物;而在原始人类生存中,还有人类与各种生物共有的生理机能——声觉与听觉,这是人类生存尤为重要的保障。萨满教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这种造物主恩赐的才能,有极丰富而精彩的声觉艺术传留后世。本书所述萨满艺术造型,主要分析与介绍萨满所特有的服饰、帽饰、神偶、绘画、诸多神器及纹饰符号,而在文化内涵的社会性层面,则侧重对萨满灵性的研究分析,从其特有的意识形态与神秘文化解析中,探索和领悟萨满文化艺术的精神世界。



十英雄时代的萨满文化史诗	087
十一 斑斓多彩的神鼓面具艺术	090
十二 萨满舞蹈及其象征艺术	094
十三 『葬式』与原始舞蹈的社会功能	098
十四 『祭神树』与原始民族的圣婚仪式	102
十五 太阳文化带与萨满文化圈	107
第四章 来自世界萨满核心区域的濒危报告	115
一 萨满对文化与宗教的影响	117
二 萨满文化艺术的遗存状况	119
三 我国萨满文化资源优势	120
四 萨满文化艺术濒危的原因	122
五 萨满文化艺术对人类的贡献与消亡的后果	128
第五章 萨满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开发	131
一 萨满文化艺术保护与开发的意义	133
二 萨满文化艺术保护开发的工作计划	134
第六章 国内外专家对萨满文化艺术的研究与论述	137
一 萨满文化艺术研究与发展历程	139
二 国内外专家对萨满文化的论述	147
主要参考书目	153
后 记	154



第一章 萨满文化艺术概说

Contents

一 萨满文化艺术起源

二 萨满文化的历史作用与艺术价值

三 萨满造型艺术分类

四 萨满艺术审美价值

五 萨满艺术特征

第二章 萨满文化艺术的传承人及研究

一 傅英仁与他的萨满神话研究

二 富育光与他的萨满教学研究

第三章 萨满文化艺术的灵性之光

一 萨满神论与北方萨满神系

二 萨满圣坛上的女神王国

三 萨满『多层天穹』观与『三界』说

四 『三魂说』与萨满魂化观念

五 『火炼金神』与萨满气化神论

六 萨满祭类祭程的上古遗风

七 萨满『家祭』与清宫『堂子祭』

八 神判观念与萨满占卜术

九 萨满神歌——高深莫测的语言魔法

084

082

078

073

070

068

065

062

059

057

055

053

051

044

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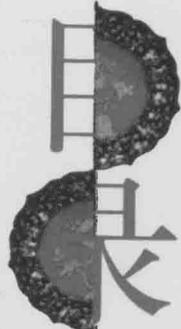
013

009

003

001

001



Contents

Chapter I		
	Brief Introduction to Saman Culture and Art	001
一	Origin of Saman Culture and Art	003
二	Historical Effects and Artistic Merits of Saman Culture	009
三	Classification of Saman Sculpture Art	013
四	Aesthetic Merits of Saman Art	041
五	Characteristics of Saman Art	044
Chapter II		
	Saman Culture and Art Researchers and Their Studies	051
一	Fu Yingren's Study of Saman Mythology	053
二	Fu Yuguang's Study of Teaching Saman Culture	055
Chapter III		
	The Soul of Saman Culture and Art	057
一	Saman Mysticism and Northern Shamanism	059
二	Goddesses on Saman Altar	062
三	Saman's Multilayered Heaven and Sanjie	065
四	Saman's Sanhun and the Concept of Soul	068
五	Saman's Goddess from Fire and the Concept of Qi	070
六	Ancient Styles of Saman Sacrifice	073
七	Saman's Domestic Invocation and Royal Invocation of Qing Dynasty(Tangziji)	078
八	Ancient God's Judgment and Saman Divination	082
九	Magic Lyrics of Saman Hymns	084
十	The Epic of Saman Culture in the Heroic Ageq	087
十一	Art of Gorgeous Shengu Masks	090
十二	Saman Dances and the Art of Its Symbolism	094



十三	Social Functions of Boa and Primal Dance	098
十四	Worship of Trees And the Heavenly Wedding of Aboriginal Tribes	102
十五	Phoebus Culture and Saman Culture	107
Chapter IV		
	Emergebce Reports from the Leading Zones of Saman Culture	115
一	Saman's Effects on Culture and Religion	117
二	Present Situation of Saman Culture And Art	119
三	Sources Ascendants of Chinese Saman Culture	120
四	Reasons for the Imperilment of Saman Culture and Art	122
五	Contribution to the Human Being of Saman Culture and Art and Consequences of Its Fade	128
Chapter V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aman Culture and Art	131
一	Significance of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aman Culture and Art	133
二	Working Plan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aman Culture and Art	134
Chapter VI		
	Study and Argument for Saman Culture and Art from experts of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137
一	Research and Its Progress of Saman Culture and Art	139
二	Researchers' Arguments on Saman Culture and Art	147
	Reference	152
	Postscript	154



第一章

Chapter 1

萨满文化艺术概说

Brief Introduction to Saman Culture and Art

一 萨满文化艺术起源

Origin of Saman Culture and Art

萨满教是中国北方原始文明的核心,是历史上起源最早、延续最久的原始宗教。就全球范围观察,它曾广布于北美、北亚、北欧辽阔的寒土,是地球北半部众多民族普遍信奉的一种宗教形态。中国古通古斯语系各民族的萨满教,是国际上公认的萨满文化的核心区域,是世界萨满文化最典型的代表。萨满教萌生于人猿揖别后人类漫长的蒙昧时代,兴起并繁荣于以新人和新石器为标志的原始氏族社会,绵延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许多民俗遗存和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萨满教分布地域如此广大,又有如此悠长的生命历史,证明其对人类有着重大的文化价值。

萨满,是人与神的中介者,也是民族的精神文化代表。萨满与民间一般的神汉巫婆相比较,保持了原始宗教的庄严性和人类童年时代文化传承人的质朴性。萨满教保留了相当完整和生动的自然宗教特点,具有鲜明的中国北方地域特色。作为古代文化的聚集体,几乎囊括了北方人类史前宗教、历史、经济、哲学、婚姻制度、道德规范、文学、艺术、体育、民俗等各个方面的文化成就。这种活态“化石”,形象地记录了人类童年时代心灵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世界的认知过程,表达了他们与自然斗争的意志和力量,也揭示了他们的迷惘与失

误。这是一个充满现实苦难、充满理想追求的童年,是人类永远不会忘记的童年。

中国北方古代民族,如肃慎、挹娄、勿吉、女真、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奚、室韦、契丹、靺鞨、扶余、高句丽、突厥、回鹘、吐谷浑、黠嘎斯等都曾信奉萨满教;近代北方民族,如满、赫哲、鄂温克、鄂伦春、锡伯、朝鲜、达斡尔、蒙古、土族、裕固、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塔尔等也都曾信奉萨满教或保留了萨满教的某些遗俗。

关于萨满教的起源,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只能依据其实物形态和文化特性努力探索。

萨满教最突出的特征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远古时代的人们把各种自然物和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与人类本身联系起来,赋予它们以主观的意识,从而对它敬仰和祈求,形成了最初的宗教观念。

自然崇拜,在原始宗教中产生最早。恩格斯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自然力量获得了这样的反映。”费尔巴哈也指出:“自然不但是宗教的最初的、原始的对象,而且是它的始终如一的基础,是它的虽说潜藏然而持久的背景。”阿尔泰语系各民族的祖先认为包罗万象的宇宙由“天神”主宰,四季和昼夜的更替便是“天神”有意安排的结果;山有“山神”,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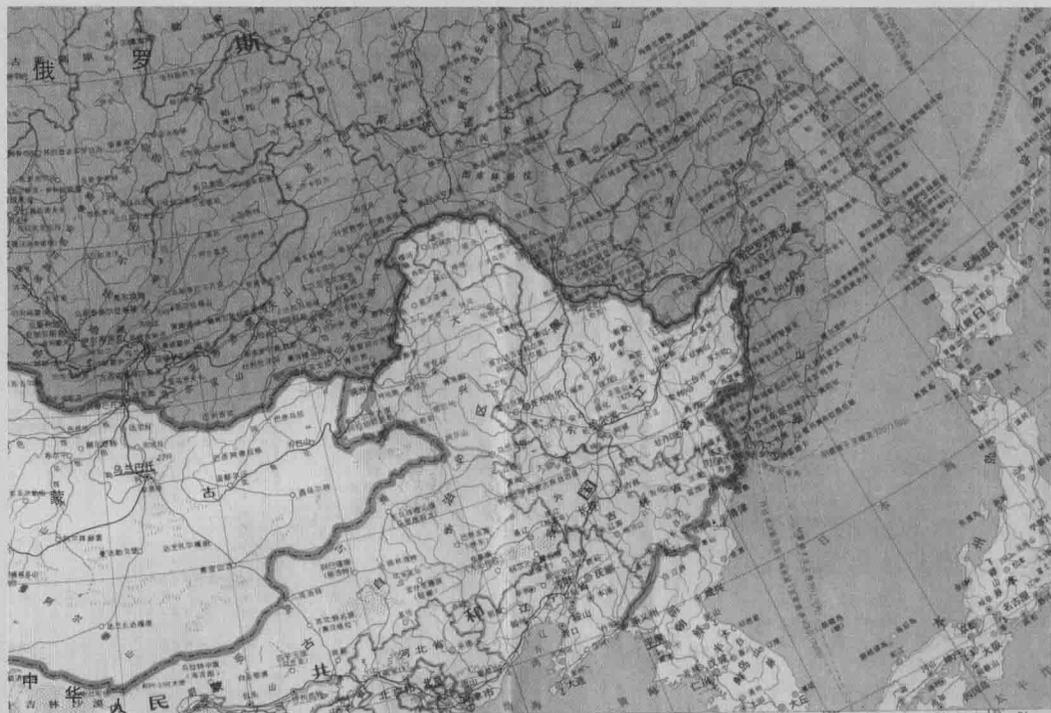
息在高山峻岭、悬崖峭壁或山洞之中,主宰山中一切禽兽;火有“火神”,它既可以给人以光明和温暖,又可以使荒火遍野,使人间的一切化为灰烬;风有“风神”,世界上所有风都是风神扇起的;雨有“雨神”,它一旦发怒,就会降暴雨使民间泛滥成灾,或者滴水不落而使万物枯萎;雷有“雷神”,打雷闪电是雷神敲击雷鼓的响动和闪光……如此等等。

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对于动物的崇拜是同狩猎生活相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条件下,衣食都取之于野兽身上,人们把猎获野兽视为主宰野兽的“神灵”的恩赐而加以崇敬。他们认为某些猛兽的灵魂也可以帮助人们狩猎,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同时,人和他们经常猎取的动物处于对立的地位,一旦患有急症,就认为是这些野兽的“精灵”在作祟报复,为祈求其宽恕而加以供祭。

图腾崇拜,是随着氏族制度的发展而形成的。那时人们不理解人类的起源,认为某种特定的动物与他们的氏族有着血缘联系,视作自己的“祖先”,或者认为某种动物曾营救和保护过自己的氏族,因而对其顶礼膜拜。内蒙古呼伦贝尔

牧区部分鄂温克人,直到28年前还能蒙昧追忆起他们各民族的图腾,他们称作“嘎勒布尔”。萨满利用宗教为病人祈祷和向“神”许愿时,祷词一开头首先要向“神”通报病人的氏族和图腾。在达斡尔族中,萨满的主要“神灵”就是他的“嘎勒布尔”。在上述几个民族的古老的“神”的偶体中有龟、蛇、蜥蜴以及乌鸦、布谷鸟等动物。在赫哲族萨满的“神具”上有龟、蛇、蜥蜴等动物的图案。这些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并没有实际联系的动物,当是他们图腾崇拜的遗迹。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尤其在父系氏族社会中祖先崇拜兴起以后,图腾崇拜逐渐消失,在萨满教领域中只留有某些残迹。

祖先崇拜,是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晚期随着世系观念的加强而形成的。由于灵魂观念的发展,逐渐形成对死者的丧葬和周年祭等悼念活动,尤其是氏族的首领及辈高年长者死去时,要举行隆重的丧葬仪式。对于本氏族有过重大影响的人死去后,人们期望其“灵魂”保佑子孙后代,成为后人崇拜供祭的对象。某些因特殊原因死亡者,也往往被人们供祭而成为他们崇拜的对象。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族,包括满族的每个氏族都有



萨满文化起源于黑龙江松花江和牡丹江流域的阿尔泰语系古通古斯各族居住区。国际萨满文化圈一般包括中国东北三省地区、西北阿尔泰民族居住区和亚洲的朝鲜、韩国、日本,部分北欧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国家以及秘鲁的原住民。

自己的祖先“神”。

人们既然创造了上述崇拜的对象,必然把生产的丰歉和自身的安危视作“神灵”的保佑或惩罚,便逐渐形成祈求“神灵”的各种祭祀活动。万物有灵论的宗教观念终于导致了多神崇拜的宗教活动,终于产生了交往于人和神灵之间的使者——萨满。萨满的产生,使萨满教区别于一般的原始宗教,是它形成具有特有形态和文化内涵的原始宗教的基本标志。

我国北方民族萨满的产生可能在母系氏族社会的中期或晚期。

首先,我国北方以及西伯利亚地区许多民族中女萨满很普遍,这是在宗教领域中女子享有与男子平等地位的一个突出表现。父系制确立以后女子的地位大不如昔,在宗教领域中女子被认为是“不洁”的,用各种清规戒律加以限制,禁止妇女住供神的位置,不准妇女触动神像和萨满的神具,祭某些神的供品不准妇女吃,等等。即使是女萨满,当她脱去神衣时也要受这些禁律的约束。但也正是这些“不洁”的女子可以当萨满,并因此而被人们所崇敬。从这种矛盾现象中可以看出萨满产生的时代特征。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女子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世系以母系计算,氏族首领由女子担任。作为宗教活动的主持者的萨满也必然要由女子担任。例如在锡伯族中普遍传说最早的萨满是女子,而且在他们的神像中,居于最高地位的是一个站在云层上的身着全副“神衣”、手持“神鼓”的女萨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以后,由于习惯势力的作用,女子担任萨满这一传统一直保存了下来,从而留下了它产生的时代的印记。

其次,从萨满起源的传说及其早期崇拜的内容可以窥见它产生的时代特征。布里亚特人传说最初的萨满是一只大鹰,受“善神”的派遣下凡与布里亚特人结婚生一子,即为最初的萨满。雅库特人也传说萨满是“神鹰”的后裔。在鄂温克、鄂伦春、赫哲和达斡尔族萨满“神帽”上有一只铜制的鹰,其象征意义与萨满来源于大鹰之传说相吻合,而且在“奥米雨”祭典的吃血仪式上,萨满还要“跳神”模仿大鹰俯冲下来血食的动作。赫哲族萨满的“神鼓”和“神服”上,绘制或贴缝龟、蛇、蜥蜴等动物图案。哈萨克人的萨满(即“巴克西”)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头戴整张白鹅皮



做的帽子,身披白鹅皮制的外套。所有这一切表明,萨满产生的时代,图腾崇拜尚未衰亡,动物崇拜也十分盛行,而相同时期中国北方民族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

第三,从萨满名称的演变可以追溯其产生的年代。居住在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人和雅库特人,最早把萨满称作“奥德根”。到父系氏族社会出现男萨满以后,蒙古人称男萨满为“勃额”,女萨满为“奥德根”;雅库特人称男萨满为“奥云”,女萨满为“奥德根”。但在达斡尔族中,“奥(雅)德根”一词一直延用下来,而且成为男女萨满的统称。“奥德根”和“雅德根”系同语异音。可以推测,当萨满产生之初即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只有女子才能担任萨满——奥德根。

但是,作为实物形态的考察,在西伯利亚地区古通古斯人居地曾发现新石器时期(距今6000年前)萨满驱鹿的崖画,这是目前最早的有关萨满的考古发现。

萨满文化源远流长,耐人寻味。沿着上古文明流淌的历史长河逆水而上,寻觅失落的萨满原始文化宝藏,寻找它的最初发源地,时而令人欣喜,时而让人彷徨,现代考古和“活化石”的新发现,把人们探索的目光导向了那个古老的中国北方民族——肃慎。

“肃慎”之名始见尧舜,经商周不断见于史。

